

近思錄  
利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究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

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為

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

非為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

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

○師卦九二值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

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

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

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承順為主

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為從容

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

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

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

之君義亦相近以強直之資遽為矯拂內則傷

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則敗事

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

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

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爻陽

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

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

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

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彖傳正倫

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

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

篤者義可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

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

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

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

而不服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己為本使在我持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之道皆然

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為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

道也靜正乃相處可久之道媒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

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

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

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

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

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

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廣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此，聖人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事外，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廣充之，以抵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

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

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着些心做便

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

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

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各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豈私人情哉。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

著意安排，即是私矣。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

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

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亦如己子。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

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

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

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聖人所為至公無私

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

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婦人從一而終者也

再嫁為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

失節

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

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己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

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

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

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

孰大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

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

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

夫死公迎從女兒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

而女兒之女又寡公懼女兒之悲思又取甥女

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子任

謂係任使之入仕諸父謂從父也公慈怒而剛斷平居與幼賤

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  
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娶侯氏侯夫  
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  
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  
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  
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  
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  
曰臧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  
曰獲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

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  
之所以不肖者由毋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  
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  
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  
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  
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  
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也禮不絮羹為其詳於味也  
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  
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



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  
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  
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  
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  
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  
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  
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

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

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為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

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

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

勞苦苟使見其為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記說所謂養

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

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

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

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

其友弟恭而兄不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

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

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後

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也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

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

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

可學無可學耳語錄○提掇謂提起警策之也

近思錄卷之六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脩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

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為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

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  
 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  
 比吉原筮元永貞元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  
 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  
 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  
 之道求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  
 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羣  
 相比而非得所主苟焉為比而非可久  
 邪媚求比而不由正皆不能无咎者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

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  
 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  
 有咎小人志在富貴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  
 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  
 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此下初無貧賤之憂  
 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  
 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  
 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

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  
身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  
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  
則亨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  
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  
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為  
苟隨私昵  
必失正應

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  
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  
貴者勢位也賁之初九所賁

在下故為趾為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為羞君子以得行誼為榮

壘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

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  
野太公釣於

謂頌之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  
時是也

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是也  
蟠之類是也有清

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  
之類是也

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  
有小大處義

有得夫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盡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盡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乾上下為遜二陰初長周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遜雖未能大正尚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幸其小有可正也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此強

之表扶君子之道未盡消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之辭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受晉藥之辱至是欲去而不

得矣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

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  
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  
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  
無咎在下則勢踈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  
安於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  
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真正之守求信愈急人  
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  
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  
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无咎然聖人  
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  
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则无咎者始進未受命  
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

日不可居也

卦之初為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  
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

守而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

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然事非一柔

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兆幾微之見君子  
知幾則可久可速

不失其  
時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

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

守

睽卦六三象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  
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

正道而  
後合者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

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

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

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

無所畏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

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裁制而不可違彼

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

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獲於窮危所守亡矣

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隕獲猶顛隕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

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用卦九四傳

井之九三深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

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

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

在井則已深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

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為故憂惻異乎聖

賢視用捨為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

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

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

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

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

上卷之二

六



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

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

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

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抱

才業急於有為每不暇謹擇所向則反為才業累矣如荀或之類是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極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極

有當隨有極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俾在上

國為已任故有極而無隨在下位者當以正君定是當極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極之不得

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

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

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艮卦

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踰其分是不出

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况踰越常分據非所據者乃出位之尤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

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而難於久易於暫

始而難於終良之上九止之  
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

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

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

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

處義命者窮達夭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

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

曰義以安求故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孟子所

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俸

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遂也

此言要亦為中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

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枉道以

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以命何足道哉○愚

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

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

欲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以顯苟應事之時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

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  
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己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  
人黜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  
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甚甚少也得失有命安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  
故不可入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  
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  
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說見論語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貧富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  
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  
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  
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

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

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為實耳凡實理得之於  
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未有實耳

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

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

也

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為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為實見充其所見

得之於心是謂

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

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此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

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

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也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

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

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

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

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如釋氏之學

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

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那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

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怨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

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

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

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

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

俸錢戶部案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

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

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也

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

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

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

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

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

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

壽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封親與封

同顯榮其親亦人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與常人異故難為言

也○或云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  
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此自今常人言之以如  
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  
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  
都變了乃為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  
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為如還報不

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蓄  
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  
更選國人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

固推弘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

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

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

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

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

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備

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

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

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

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

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志于此必

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志則根本撥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為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象工天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

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

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

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

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

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文集○

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覓舉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

也風者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

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己自重而彼自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管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未子曰人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知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真知富貴不足動其心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簞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况夫懷辭賦之見畏人非笑

而恥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且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

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朱子曰親

者易裁然不先其難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

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睽

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豕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

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

猜嫌故同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媯納舜可禪乎

居而異志

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朱子曰釐理也降

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

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觀之道

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程

曰无妄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之謂誠

物深哉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

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

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肯之深也○以上論端

本在誠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

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

言王霸之事有天理八

推監察御史襄行上疏首

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

側於曲選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

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回邪  
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不安之意逕委曲小  
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  
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  
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脩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無非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王攘夷救災討  
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壤之不同倅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偽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作伯自古論惟陛下稽先  
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事幸甚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  
物恕己以及人殺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  
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  
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非愛己之心以及人發  
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  
道也天下之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  
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  
以市私  
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  
是求比則非顯比矣思違正道以干虛譽以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

田之二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  
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  
煦煦日出微溫之氣禮天子不合圍蓋蒐田之  
特圍於三面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  
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非唯人君比  
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  
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  
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  
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  
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

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

前禽之義也陽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  
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  
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  
其事而所享有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  
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  
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  
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  
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

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

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

舍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

人安之若無舍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

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

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無

節未見可以施為者寬裕而必有包舍荒穢之量

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  
見其百變弛慢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  
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  
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  
則近患矣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  
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  
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秦之  
容峻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  
一人剛斷率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  
有為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或疑上云包荒則  
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

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  
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  
為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剛果  
治泰之道  
可成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  
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  
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顯然瞻  
仰之矣盟者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  
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新散故為人上者  
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盟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  
誠信其上顯顯  
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

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廢願中有物曰噬嗑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

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

之牙也

得其要會則視繁猶簡令行而禁止矣

豕剛躁之物若強

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勢則牙

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

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

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

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

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

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



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

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

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天下之難方解

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

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為坤大難初解

與民休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

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

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

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

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

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

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舉墜脩復治道有以為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

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

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

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張東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

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  
安矣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  
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卦彖傳

天然之則聖人非能為物作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

允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至正至善者也允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

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

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

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

服無斃道出於天違道則非順天矣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

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

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

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彖

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有盡

無衰者聖人之常道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  
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  
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  
民為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  
中工之類書時者如桓  
七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然  
盪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然  
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  
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  
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  
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

矣

經說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  
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天子之

泮宮也闕明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  
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媒宮也泮宮  
者所以教育賢材闕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  
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

治身齊家以至乎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

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

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

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備廢  
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

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  
義為主法固在其中後世惟恃

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

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

先正有司而後攷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

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

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

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

也量五龠合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升斗斛也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使人各親其親則親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

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

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仲弓欲以一

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

下之賢推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

其極致則一可以興邦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

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

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

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為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  
世子弟皆不可止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  
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  
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  
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皆已不正  
而不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  
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  
披猖於外閭豎擅專于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  
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謂大綱  
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謂大綱  
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謂大綱  
其區畫法制略放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

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禮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開雝麟趾文王妃妣氏有幽閑正靜之

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在席之微積累至薰蒸

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

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一國以一人為本一人君有

一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昔者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

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

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

焉則一事之失毀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

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見孟子

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

則曰錄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盍反其本

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與其善意

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

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

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

可出與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己裕

民德意乎治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鄭聲者鄭國之俗

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口給面諛之人也夫

子既告頽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

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  
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  
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  
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為二途則學與政  
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  
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  
吾所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大都君用  
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  
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  
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手設使四海之內皆為  
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息必不

為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教  
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  
刻少思五伯假義圖利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

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  
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

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  
適過也

問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  
問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  
何憂為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  
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

即平日之學問  
非有二心也

近思錄卷之八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

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成若朱子曰綱網上也大

妻綱父為子綱君為一綱也疇類也三綱者夫為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發和也乃作樂

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

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

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



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知之

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然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

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

之盛如此或云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

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

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

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以其聲

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事欲而至於輕嗚呼

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才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

欲至治者遠哉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

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

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

良行修者延聘教遺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

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

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

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  
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與之漸摩則有新成就則有定其  
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  
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  
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也其學行皆中  
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  
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  
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  
識明達可與通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  
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推教法於天下擇士

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

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鄉大夫賓凡

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庶恥禮

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

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開矣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傳古人必須師友以

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二曰六官

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或改今三曰

官秩清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  
經界地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

者者蓋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  
 者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為之制則衣起  
 日蹙轉多**四曰鄉黨**於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  
 死日多**四曰鄉黨**於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  
 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五曰貢士**明序所以  
 睦刑法鮮犯黨和易格而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  
 成天不興貢上本於鄉里而府史胥徒受祿公上  
 於學校而**六曰兵役**而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  
 人材多廢**六曰兵役**而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  
 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  
 患**十曰民食**古者民必九年之食則將貽深慮  
 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力不盡人功  
 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八曰四民**古  
 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  
 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

寡漸為之業**九曰山澤**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以救之耳**九曰山澤**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財用不修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  
 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  
 勢之**十曰分數**古者冠昏喪祭車服用等差  
 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致人求厭其欲此爭亂  
 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檢飭人情名數不足  
 之道也錄本上文**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  
 條垂節錄本上文**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

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  
 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  
 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  
 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

我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  
狗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為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政殿曰三代之時人

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道開

德義傳附保保其身體保安後世作事無本知

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

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

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傳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

今日經筵之官則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

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

義進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

外適起居之宜内存畏謹之今既不設保傳之

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

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官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

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誦之際對官有剪桐之

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  
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本注遺  
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人之時少所以函養氣  
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  
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  
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  
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為先制尊賢堂以延  
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

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  
可實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為吏之  
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法使  
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  
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  
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  
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苟得也薄  
謂薄於人倫今欲  
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  
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  
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  
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

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按其文而不考  
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  
取秀之者非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  
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  
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  
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  
得自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或不  
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  
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  
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  
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  
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  
能保其皆善任法則

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  
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  
於密法而法之實反害其成才之  
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

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

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為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

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五家為伍

為保伍謂相參比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

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孤癯而無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疾諸鄉皆有  
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養

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  
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  
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  
勸有恥觀此則養民善俗平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  
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  
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  
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

之盛也蓋羣生同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  
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  
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  
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  
可致來格言鬼神遊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  
散亦每萃於宗廟也  
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射獮能祭其性然也傳  
古者戌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  
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  
次戌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戌者皆在疆圉乃今  
之防秋也經說○論采薇遺戍從北豈畏暑耐  
易為侵暴每  
留戌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傳說見第四卷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

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眾而所操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

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

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嘗謂軍中夜驚

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

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卧帳中不

起有頃遂定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

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籍錄也明之者辨著其

宗族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始其

子不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族之始其

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雖五世外

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適子則與別為小宗而

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

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

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  
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  
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  
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  
所自出而不散  
不分祖業則人  
重其宗而不遷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  
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  
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  
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無理會豺獺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  
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  
立影  
堂○自庶人  
以下皆本注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  
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  
影祭或一鬣髮不相似則月朔必薦新薦後  
方食時  
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  
後者祭之別位也無  
主冬至祭始祖陽之  
至  
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立春祭先祖  
於廟中正位教一位合考妣享之  
於廟中正位教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  
於廟中正位教一位合考妣享之  
立春祭先祖於廟中正位教一位合考妣享之  
祭禰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考妣而季秋  
祭禰之時也  
祭禰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考妣而季秋  
祭禰之時也

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

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

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

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

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

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本注云一

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窞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

家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

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無邊

叱之若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不剃

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

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到燒春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

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

世得故有世臣人知專祖而重本上下相襲其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

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戶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幹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

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胙諸侯為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

宗于已建宗廟為祭主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

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

默而識之所謂識其大者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

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

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

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居民曰城木柵處兵曰寨斥遠也候

制也謂遠伺敵人也  
制禦也帶圍護也  
人控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  
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附錄○

操持斷  
決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朱子曰

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

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

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下同

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謫詐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久  
肉刑有五刻類曰墨辟截鼻

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刑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喪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換散之久必明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

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

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

治皆苟而已

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

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喪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

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

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

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

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

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

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

去浮華而務質抑末作而尚本皆敦本之事也每

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

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

訓戒子弟之意行州○月吉朔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

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

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

族大人眾則服食器用固不能齊

者同宮合處則怨

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

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

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則

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祖

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也

父子異宮

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

一命為士則父子亦異宮愈貴則分制愈

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下同○周道如砥言其平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

易不常相苟且終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欺敬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近思錄卷之九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and a dark border, possibly a separator page or a page with extremely faded text.

132X  
21  
4